

窄門集

巴人著



海燕書店刊

窄門集

★每冊實價一元八角★

作 者 巴 人

出 版 者 海 燕 書 店

香港皇后大道中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年 五 月 出 版

窄門集

巴人著

原书空白页

目 錄

民主與現實·····	(七)
民族形式與大眾文學·····	(二八)
地主性格·····	(五三)
* * *	
問題小說·····	(六六)
中國氣派與中國作風·····	(七〇)
關於學習·····	(七八)
視野·····	(八二)
文藝中國化問題·····	(八八)
剪裁·····	(九三)
醜惡的描寫·····	(九八)

* * *

我期望着……………(一〇二)

宗派主義雜話……………(一〇七)

翻書雜記……………(一一二)

風頭雜記……………(一二〇)

關於「麥與兵隊」……………(一四一)

* * *

歷史與現實……………(一四八)

直立起來的「科爾沁旗草原」……………(一五四)

略評「新生代」第一部……………(一七五)

評「投機家」……………(一八六)

略論巴金的「家三部曲」……………(一九五)

後記……………(二二二)

民主與現實

一

現實的畫面是錯綜複雜氣象萬千的；現實的發展是參差曲折變化無窮的。大抵的人們，總是各守住現實的一個據點，來理解現實的整個的畫面；總是抓住現實的變化的一環，來說明現實的整個發展。因之在客觀的現實前面，却有不同的現實的畫面的映現，不同的現實的發展的路線。

然而歷來思想家與藝術家所要求的：是單純與一致與條理。因為真理是一致的，單純的而又具有條理的。

這裏，思想家及藝術家相互間的論爭，便展開來了。誰是接近於單純，一致而具有條理的真理呢？

人類的歷史直到今天還沒有得到一個最後的結論；也許人類的歷史上永遠不會有這一個最後的結論。

但是一般的結論，是應該有了吧！我們不是康德主義者，我們更不是休漠主義者。在我們的世界裏，已經建立了發揚人類最高的智慧的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這哲學，便是現實的原本（自然包括人類的實踐）的反映；現實的結構和它的自然的法則。這哲學承認現實的畫面（現象）的錯綜複雜，氣象萬千；但以人類爲它中心的實踐者的現實：階級的關係、法律、武裝、國家行政的設備、意識的學科——文學、藝術、自然科學、經濟學、……這一切都決定於人類的生產方法，經濟基礎。人類社會的變動，現實的發展，也全看這一經濟基礎的變動而變動。

但人類之中有所謂思想家者出現，每每有超出於現實的局限性的現象：資產階級的兒子昂格斯，却建立並補充了反資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的哲學。人們以此而創設了「反階級論」的論據，且獻給「階級論者」以「機械論」的頭銜。於是，發掘和鞭辟，把文

學事業建立於追求「人性」之上了。但人性的善與惡，半善與半惡，無善與無惡，又從何而判斷，爲何物所決定呢？遺傳嗎？——於是有人種的學說，希特拉以此而建立了他的侵略的哲學。環境決定論嗎？——但又擺脫不了階級的束縛，否認階級的存在；一個圈子，又兜到所謂「機械論」上來了。那麼還是「人性」下去吧！人性是「一」，是「元」是「法則」也是「本體」。一切資產階級的文學論者，就把文學事業看作爲「靈魂的探險」。於是把宇宙，世界，人類社會——我們所謂「現實」，建築在「靈」與「性」的上面。建築在「意識之城」裏，而歸於「虛無飄渺」，「莫可究詰」了。現實因之彷彿更顯得錯綜複雜，更顯得參差曲折。這據說，就是「美的極致」。

不是的。資本社會裏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矛盾，決定了資本主義的沒落的命運，而資本社會裏頭腦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分工，却也孕育了革命思想的成長，敲出了資本主義的喪鐘。資產階級的兒子，建立了無產階級的哲學，正是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爆發的結果。（見費爾巴哈論）也還是屬於「階級論」的，並非機械的觀點。從錯綜複雜中看出

單純，從參差曲折中得出條理，——從現象而探求本質，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任務。也祇有這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所求得的單純與條理，是接近於真理的單純與條理。黑格爾的絕對精神，康德的先天理念，那是抹殺了現實的客觀性，以心造的「單純」與「條理」，籠住現實的本身，使現實儘量減少其具體性，部分的或者全盤的給抽象化了。因為祇有抽象化的現實，能夠適合這心造的「單純」與「條理」。而休漠的不可知論，詹姆士的實驗主義，則又安於現實的錯綜複雜，祇求個別的部分的「單純」與「條理」——滴一點的給它以個別的部分的處理。他們要求的是個別的實用的價值，不是基本的改進；他們滿足於現狀的維持，不求事物的前進與發展。他們是現象學的說教者。

資本主義國家政治上的民主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正和哲學上的實證主義，實驗主義與黑格爾的絕對精神，看來是兩個極端，但實際則是有非常親切的血統關係，是學生兄弟。資本主義在經濟上從自由競爭到資本獨佔的過程，也就是資本主義在政治上從民主主義向法西斯主義——金融寡頭統治的建立——的轉化過程。而資產階級的獨裁，却始終

是它政治上的本質的意義。他們所要求的「單純」與「條理」，所謂真理，在若干表現上，保持着嚴正的「科學的」面目的，與民主主義的形式。例如，我們的實驗主義哲學家胡適之先生所介紹的實驗主義的思想方法論，真理論，是自稱為科學的方法論與真理論的。（見胡適文存）但他是以無原則的自由假設，推論，實證為其方法的，是以個別的切合實用為其真理的依歸的。然而形式論理之祇許停留於現象的解剖，和「實用的上帝」之終於成為詹姆士的「真理」，有一個根本目的：這就是資產階級想以形式的模糊的分析，限制了民衆對於事物的本質的認識，免得造反；以「實用的上帝」的建立，提示給民衆以一種統治階級的永恆的權力，以便鎮壓。在這裏，正和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主義轉化為法西斯主義一樣，一切資產階級的哲學上的派別在今天終於也轉化為新黑格爾主義的傾向——秦梯爾的哲學以此而產生了。這不是一句空話；為什麼今天英國自稱為「工黨」的領袖們，也以「正義」「人道」的美名，來號召自國的勞動大衆參加這帝國主義的略奪戰爭了呢？這更是一樁滑稽的手勢戲，為什麼抱定「自

古成功在嘗試」的我們哲學家，在三年以前，竟說「中國人民還沒有參加憲政的資格」呢？

二

現實政治的認識，使我可以得出了兩個規範：

一方面是西歐資本主義的國家以代議制的民主政治的形式，而達到他資產階級的獨裁政治的實際。

另一方面，蘇聯的却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而求得了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的實際。

這現象底形式與本質的轉化過程的特徵，就是我們認識目前錯綜複雜的現實的轉化過程的基本要點。資產階級的思想家與藝術家，却祇願從形式上來認識現實，不願從其轉化過程中，從其本質上來認識現實。於是政治上之所謂「獨裁」與「民主」，也祇剩為形式的東西了。將史太林與希特拉並舉，將蘇聯與德意等觀，將德國的侵略波蘭與蘇

聯之解放西烏克蘭西部白俄羅斯民族，看作爲同一侵略行爲，這企圖，不過是要把業已法西斯化了的民主制度，重新塗上一層光燙的白漆，誘惑些更多的認識不清的人們，來擁護他們的法西斯政權的確立吧了。

但現實本身，會給予這些人以無情的打擊，現實不是「說謊者」所能改造的。現實的本身，就充滿了民主的力量。現實的發展，也包含有最大量的民主性。真正的民主力量，却不是少數人的「意思」所能壟斷，所能控制的。

正確地來理解民主(democracy)這一字的意義，我們決不能在資本主義國家的議會裏舉手的票數上來看出，同樣我們也不能在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的投票上來看出。盧梭說，英國的市民祇有選舉時是自由的，選舉一過後又都變做奴隸了。這揭露了資本主義國家民主政治的半個真面目，然而，議員競選前的演說，運動，金錢的收買以及選民的財產的限制，英國的市民，是連選舉時，也未必自由的。肉體肥胖的人，却正患着心臟虛弱症。資本主義國家裏民主形式的渲染，却成爲民主實質的縮小。自然，我們決不是

完全否認這些形式的「透底」主義者。民主政治的形式與實質的統一，必須有一基本的條件。那便是人民大眾的自由，平等，幸福的確立！

正確的民主的意義，應該說是歷史的必然的理解和發揚。是對立物的一致與貫通。（在經濟機構上的民主主義，則是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矛盾的統一的發展下爲人民大眾的普遍的需要與幸福而生產這一基礎之確立。）也正爲它是歷史的必然的理解與發揚，在一定的條件下，它就能以最大多數的形式表現出來。因爲現實的主要實踐者，便是具有頭腦勞動與體力勞動的能力的人類。在支配階級限制這些勞動力的發展的時候，它也同样限制了大多數人的思想。然而它不能限制在實踐過程中大多數人的基本的，帶有大普遍性的一種要求。那便是人類生存的合理化的要求。在支配階級的支配思想的控制之下，這要求也許會走上歪曲的道路；削弱了它的普遍性，向自私自利的狹隘的路上走去。然而基本上，它仍有向普遍性的回復的可能。偉大的思想家與藝術家的思想，便是這一要求的燃發的火器。在歷史真理之前，必能得到絕對大多數的擁護，在這裏便有它

的根據。不合歷史的必然法則的「民主」，那是冒牌的「民主」。無論它以怎樣的方
式，來獲得最大多數的擁護，但總不能支持得久遠，它一定會給歷史的現實所否定。現
在正是爲「百分之九十的人民所擁護的」希特拉的法西主義和張伯倫，達賴第以至邱吉
爾，阿里特的「民主主義」，臨到破產的前夜，英法德的人民大眾，將以這一戰爭爲契
機，而要求他們所需要的真正的民主。——社會主義的基本精神，就是這真正民主主義
的基本精神。社會主義的政治理想，也就是這真正民主主義的政治理想。因爲它述說了
歷史現實的這單純而一致的真理。

我們常要求着自由，但我們又被決定於歷史的必然。什麼是這自由與必然的界限——
它們的分離和合一呢？截然的分離是沒有的，在發展的過程中，它們必須統一。昂格
斯說：「自由是必然的理解。必然祇在未被人理解時是盲目的。自由不是在於想象中的
對於自然法則的對立，而是在於認識這些法則，而能有計劃地利用牠們來達到一定的目
的。這不但通用於自然外部的法則，而且還適用於那些支配人的本身肉體存在與精神存

在的法則——這兩種法則，我們祇能在思維上分別開來，在實際上是分不開來的。所以意志的自由，祇是人們根據事實智識以決定事物的能力。因此，人對於某一問題的判斷，愈是自由，這個判斷的內容的決定，將帶着更大的必然性，相反的，猶豫不決是以無知為基礎，表面上似乎在許多不同的相互矛盾的可能決定中，自由地任擇其一，可是其實正是證明自己的不自由，以及自己對於自己所應該支配的對象之屈服。……」在這裏，昂格斯所指明的自由與必然的辯證的關係與發展，也就是民主與現實的辯證的關係與發展。現實是以更大的民主精神得到推進，而民主精神也必須沿着現實的必然法則才能有所發揮。

三

然而我們是歷史主義者。歷史有突變，但沒有橫斷時間，脫離空間的「飛越」。如以現實與民主結合於歷史，則我們必須注意歷史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在各個不同的國家